

宮内廳書架部

圖書部文庫



雜家 六

圖書寮		
番號	6905	
冊數	2	
函號	403	57

游官紀聞

一之五

宮內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

游官紀聞卷第一

鄱陽

張

世南

書云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是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歲

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

焉世南掌以此問學者所對皆未精切其

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

十有六日

以時刻較之實三百六十日令三時世南始得其

說未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

蓋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元之其賁周天

帝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度一
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
凡三百六十有五度奇三時所奇三時即四
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六
十日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
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
二十七日有奇已周天進三十度與日合朔
合朔之際即為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
十二月若論朞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
二月斷也

宮內

位

圖書

鄱陽為郡文物之盛甲於江東無圖經地志元
祐六年餘干都頡作七談一編叙土風人物
云張仁有篇徐濯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
記今不復存矣嘉定乙亥史守始延郡之前
輩訪問彙聚而為圖經然登載亦未詳盡如
秋薦五十有五人殊無確然之說世南嘗聞
之先生長者云舊額三十五人自范文正公
守此邦通榜渾化驟增負數此說盛行牢不
可破是亦口耳之傳有故舊家藏元祐五年
解榜止三十五人正在文正公之後又德璉

縣開山記載宣政間換一陽縣建即鄉入
縣分割苗稅而信州減兩名解額歸饒以此
可見人言之妄嘗試考之蓋自大觀興三舍
試番士寢盛以在郡學人數定貢士額歲貢
一十八人半後罷貢法行鄉舉合三年大比
積計五十五人半遂為定制此說載之國史
及法律學令南渡後西北流寓士人每郡科
場各舉二人紹興丙子罷流寓入本貫額諸
郡各增其二惟饒以額寬故仍舊云

今日者所用百中經乃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

日積算起欲知其法但看某年下得若干數

以六十除之不及六十數然後在寅上數

聲上

一數

去聲

逆行間一位是第二十下倣此則知

本年正旦得何日辰假令辛巳年得十八萬

二千九百七十三數以六數除之先除三六

十八除十八萬數又除四六二十四除二千

四百又除六九五五百四十剩三十三數自壬

寅數到壬申計三十位又自壬申數下第三

位則旦日為甲戌他倣此欲知每歲逐月日

日是何甲子江取九千次日望日即是前

九年前一月三日學製藥方知數學有捷
法此亦一端也

圖經本草人家最不可缺醫者處方則便可知
藥性飲食果菜則便可知避忌然其間有常
用之藥而載以異名卒難尋究鄙郡官書有
本草異名一篇盡取諸藥它名登載似覺繁
冗今摘常用者書于此以備博知荊芥曰假
蘇香附子曰莎草根金鈴子曰練實訶子曰
訶黎勒花謝欲結子爲風吹墮者隨風子嘉
禾散所用者是也今醫家只以緊實小訶子

宮內

圖書

代之山藥曰薯蕷一名玉筵簡齋常作玉延
賦蒼耳曰莖耳實馬蘭花曰蟲實仙靈脾曰
淫羊藿牛蒡子曰惡實茴香曰懷香子破故
紙曰補骨脂乳香曰薰陸香栢子仁曰栢實
凌霄花曰紫葳餘甘子曰菴摩勒菱角曰芰
蘿蔔曰萊菔已上藥名間亦有醫者所未盡
知

余童字端蒙鄙之樂平人由學省登紹興戊辰
第幼學以能文同里項氏極愛重之欲納爲
婿其意未決余一日來訪項謂曰倘得寫景

句云杜宇一聲春盡永午夢驚殘子能詩否
余應聲云黃鸝百轉曉風清宿醒消盡頃大
喜即以女妻之仕至蘄守其族子永之爲莆
言永之亦能詩者

劉過字改之能詩詞流落江湖酒酣耳熱出語
豪縱自謂晉宋間人物其詩篇警策者已載
江湖集尤好作沁園春上稼軒詞已見岳侍
郎珂程史最爲辛所喜今又得數篇其一黃
書子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
堂行書赤壁賦於壁間改之從後題一闕其

宮內

圖書

詞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
雨過香泥路軟金蓮自拆小小藍輿傍柳題
詩穿花覓句嗅藥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
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恠石盤紆信風景江
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
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比文君載
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後黃知
爲劉所作厚有饋貺

壽皇銳意親征太閼禁旅軍容肅甚郭亦爲
殿巖從駕還內都以昉見一時之盛改之以

詞與郭云王帶猩袍遙望翠華馬去似
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貔貅不斷萬騎雲從細
柳營開團花袍窄人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
筭韜鈴有種五世元戎旌旗蔽滿寒空魚陣
整從容虎帳中想刀明似雪縱橫脫稍箭飛
如雨霹靂鳴弓威撼邊城氣吞胡虜慘慘塵
沙吹北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雄郭
覬劉亦踰數十萬錢又送孫季和云問信竹
湖孫自竹如之何如何不歸道吳山越水無
非佳處來無定止去亦何爲莫是秋來未能

忘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關情處向南山寄傲
北澗題詩人生了事成癡筭世上終無真是
非看雲臺突兀無君子者雪堂零落有美人
兮踈雨梧桐微雲河漢鍾鼎山林無限悲山
陽縣問昌黎負汝汝負昌黎又嘗於友人張
正子處見改之親筆詞一卷云壬子秋予求
牒四明嘗賦賀新郎與一老娼至今天下與
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來以爲鄧南秀詞非也
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如何消遣衣
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

腸斷一枕新涼。眠窗含曉。梧桐疎雨。秋思
燈暈冷。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粧殘翠
蛾。狼藉淚痕。留臉人道。愁來須殢酒。無柰愁
多酒淺。但託意焦桐。紉扇。莫鼓琵琶。江上曲
怕荻花。楓葉俱淒怨。雲萬疊。寸心遠。政之自號龍州
余儔字季倫。號癡齋。吾鄉詩人也。章泉先生雅
愛之。作書使袖訪韓仲止。及門候謁甚久。將
命者出。扣所由來。久猶未出。余題二詩壁間。
云。謁入久不出。兀坐如枯荻。蒼頭前致詞。問
我何因來。士節久凋喪。人情易嫌猜。本無性

命。憂不去。安待哉。其二云。名聞由昔者。禮進
合欣然。古有不屑教。意令加後鞭。尚書八座
貴。吏部一燈傳。驚代文章伯。曾容賈浪仙。已
乃拂袖仲正見。詩遣人追之。余竟不返。余有
詩集號蛙吹。藏於家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常觀
歸田錄載歐公家有一玉璽形製甚古且精
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州時嘗以
示僚屬。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
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青

公

翠寶物皆藏宜聖庫有翡翠琰一隻所以證
也其後偶以金環於瞿腹信手磨之金屑紛
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諸藥中犀最難細搗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
已而衆藥篩盡犀屑猶存偶見一醫生元達
者解犀爲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
置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
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
犀也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宮內

夷堅志載虞雍公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憇北郭

圖書

者得
藥

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瀉痢連月重九
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
坐視壁間有韻語藥方讀之其詞曰暑毒在
脾濕氣連脾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
蒸餅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法治之醫
家大錯如方服之遂愈甘南在蜀中遍訪林
下人求獨煉法鮮有能者忽一日得青城山
道友傳授云丹經謂捉得龍伏得雄言雄黃
見火則飛走爲煙焰最難伏也其法用雄黃
不拘多少研細甘鍋火內煨令通紅取出

雄黃末焰硝末急用桃枝攪轉即成水矣急
傾出瓦堞微側堞子則清者一邊俟凝取出
去麤者研細以宿蒸餅爲元如菜頭大每服
三元至七元如前法服雄黃末一兩大約用
焰硝一錢此乃丹竈家祕法得之甚艱古人
云施藥不如施方故詳紀之

書大字用松煙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
太一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
以黃明水膠半兩許用水小盂煎至五分蒸
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蜆殼研至五
色見渇作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
滯筆入生姜自然汁少許或溶膠時入濃皂
角水數滴亦可

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石本元
祐十六君子墨跡其間有觀敬賀子允學士
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庭堅奉謝子允學
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黃庭堅手狀耒謹候謝
子允學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國史院檢討
張耒狀補之謹謁謝子允同舍尊兄正月日
昭德晁補之狀汝礪參候子允校書同舍以

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爲中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將之以誠今人觀之宜泚頽矣野處先生嘗跋此碑謂子允不知爲誰嘗攷之常立字子允當時亦在館中當是謁常無疑而野處偶未詳也世南家又藏彭公北山編紙皆治平四年士夫往還書狀有醫博士程昉牒祇候參節推狀元伏聽裁旨牒件如前謹牒治平四年九

月日醫博士程昉牒如此類者數紙如冬至年節月旦凡在外官皆以狀至其長吏有賀冬狀一幅云泗州軍事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保信軍節度推官彭汝礪右某啓伏以啓運推移日南長至恭惟發運學士膺時納祐與國同休某限以職局所拘不遑躬詣堦墀祇候陳賀下情無任惶懼之至謹具狀申聞謹錄狀上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與今大異

今醫家修製藥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

及詐學士方前所載亦既詳矣世前在蜀得
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
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烙隨
手漸剥極易爲力又不爲湯漬去藥味乳香
沒藥最難研若作元子藥則以乳鉢研略細
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脚若酒糊
元則入酒研若以麪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
細且不飛走虧耗分兩

游宦紀聞卷第一

游宦紀聞卷第二

鄱陽

世前

唐鄧問多大柿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
一槓揷置其中則紅爛如泥而可食槓梓亦
可代槓揷用此歐公歸田錄所載但江南人
不識槓梓世前侍親官蜀至梁益間方識之
大者如梨味甜而香用刀切則味損而黑凡
食時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於柱上擊碎其
味甚佳蜀人以槓梓切去頂剝去心納檀香
沉香末并麝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蒸爛取

出俟冷研如泥入腦子少許和勻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涎

金橘產於江西諸郡有所謂金柑差大而味甜年來商販小林才高二三尺許一舟可載千百株其實累累如垂彈殊可愛價亦廉實多根茂者才直二三環往時因溫成皇后好食價重京師然患不能久留惟藏菜豆中則經時不變蓋橘性熱正性涼也

世南嘉定甲戌侍親自成都歸夔門官所舟過眉州見釣於水濱者即而觀之籃中皆六段

鱖兩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而爲兩旋即相負如初扣釣者云市間以爲珍味乃知成都人最貴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鱖親朋間更相餽遺者此也辛巳侍親守西陽一日遊郡圃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沅陵胡宰留括蒼人聞之亟令人捉去謂其鄉里以爲珍品名曰風蛤予出居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每歲夏間山傍人夜持火炬入深溪或岩洞間捕大蝦鱖名曰石撞鄉人貴重之世南亦嘗烹鼎其味乃巨田雞耳扣

捕者云青而非耦又與所見者異矣坡公眉
人恨不脫得錦襖子即此物也世南嘗觀文
選左太冲吳都賦曰乘鸞黿鼉同恩共羅劉
淵林注云鸞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
黿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嘗負雄行漁者
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鸞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為上黔蜀
次之此本草所載云然世南頃游成都藥市
間多見之詢所出云來自黎雅諸蕃及西和
宕昌亦諸蕃寶貨所聚處五羊桂筴元桐城亦

有之往往皆來自蕃舶又有所謂河北山犀
紋麗而不光要之數處皆非所出乃所聚耳
犀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
皮每孔生三毛頂壹角或云兩角或云三角
郭璞爾雅注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
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隋他果反亦
有一角者嶺表錄異曰犀有二角一在額上
為兕犀一在鼻上為胡帽犀牯犀亦有二角
皆為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之說向在蜀見
畫圖犀之形角在鼻上未審孰是此數種俱

有栗紋以麤細爲貴賤貴者有通天花文犀
有此紋必白惡其影常飲濁水不欲照見也
文理絕好者有百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
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長且
銳白星微端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
駭雞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
線者以盛米雞見即駭其真者刻爲魚銜入
水水開三尺俗所謂離水犀者是也犀胎時
見物象戾天則形於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
有正插有腰鼓插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

者一半已上通腰鼓插者中斷不通其類極
多皆以爲奇異故波斯呼象牙爲白暗犀角
爲黑暗言難識別也犀中最大者曰墮羅犀
一抹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額角其花多
作散豆斑色深者堪作帶胯斑散而色淺者
但可作器皿耳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的
否又曰犀之佳者是特犀紋理細膩斑白分
明俗謂斑犀服用爲上然入藥則不如雄犀
也凡犀入藥者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爲勝其
角尖又勝方書多言生犀相承謂未經水火

湛

反

鼎

熾者

是也

謂不

然蓋

犀有

捕得

殺而

取者

爲生

犀有

得其

蛻角

爲退

犀亦

猶用

鹿

角法

耳唐

相段

文昌

門下

醫人

吳士

皐因

職

于南

海見

舶主

言海

中取

犀牛

牛之

法先

於山

路多

植木

如猪

羊棧

其犀

以前

脚直

常依

木而

息植

木久

必蠹

犀忽

倚焉

即木

折犀

倒而

因斃

之取

其角

又云

犀每

自蛻

角必

培土

埋之

海人

跡其

處潛

易以

木角

若直

取之

則犀

徒去

別山

迹跡

不可

尋已

未知

今之

取犀

角

果如

此否

異物

志云

山東

海水

中犀

牛樂

聞

絲竹

彼人

動樂

犀則

出祥

符間

老端

李德

求撰

點頭

文一

編其

間有

論犀

帶至

貴者

無出

於黑

犀謂

生犀

微骨

黑者

名黑

骨犀

不經

湯火

只如

餅皁

劈四

邊取

方爲

鉸具

其文

頭或

如桑

椹或

似狗

鼻以

墨蠟

制之

自然

光潤

性全

脂脉

在內

兼無

皺裂

四邊

雲頭

兩脚

直者

是也

不拘

點螺

特特

點謂

無紋

螺謂

紋旋

特紋

細特

紋大

而勻

或每

一粒

紋尖

上更

有一

眼者

佳也

又有

赭黃

犀須

是裏

外透

明瑩

淨如

真金

色者

至寶

也又

一說

犀有

二種

曰山

如真

金色

者至

寶也

又一

說犀

有二

種曰

山

犀曰水犀水犀少見五溪記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盡夷獠以弓矢採取故曰黔犀大率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章深之病心經熱口燥唇乾百藥不効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飲兩塊許疾頓除成都雙流縣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刻畫太過其易爲人所識別然色澤粟紋自有不可拚者井邑間市語謂犀下品爲鬼犀乃死犀角其紋色絕不堪也

淳熙丁酉議者以混補太學人數猥冗遂立待

補太學生之法以終場人數定其額百人取三繼又倍之預選者是亦薄收場屋之効時多嘲詆之語獨司業計公衡名之曰貢餘尤覺雋永

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十隻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鹽白而廉僕輩貪利以簍盛貯即翁曰塗中走滴將若之何授汝一法可煨皂莢一挺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衣帛爲漆所澆即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

盡即以水膠溶開少着水令濃以洗漆油填
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着即如米泔桐油亦
然若白衣爲油污石膏火煨研細糝汚處以
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
亦佳此皆已試之効

驗漆之美惡有陳括爲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
懸絲似釣鉤撼動虎斑色打着有浮漚驗其
桐油之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其
者則如鼓面鞞圈子上纔有偽則不着圈上
矣

雄黃雌黃出階州雄黃好者如雞冠色透明可
愛雌黃佳者成葉子如金色入乳鉢內研頃
刻成粉色極鮮麗與韶粉相忌繪事不可用
二物稍和親則色淪胥而黑向在蜀曾令畫
工用之卷藏數月已而展說其色果然工亦
不曉

斬春鐵錢監五月至七月号爲鐵凍例閣鑪輔
本錢四可鑄十鐵炭稍貴六可鑄十二雇費
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
錢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監約之日役三百人

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二十
七萬緡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
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元年舉進士第十六
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
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
弟之明年賜緡與父省華同口改秘書丞故
唐夫有啓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
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皆忠
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

忠宣以微猷學士直翰林紹興二十九年其
仲子文安公適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
适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適又繼之相距首
尾二十二年故景廬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
上鸞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遊二事
實爲本朝儒林榮觀之盛

韻略中無打字已詳見歸田錄中但於廣韻梗
字韻中音德冷又都挺切今俗談謂打魚打
水打船打傘打量之類於義無取沙隨先生
云往年往太學爐亭中以此語同舍有三山

黃師尹口丁當也以手當之也其義該而有理無不字但於有字韻中音俯九又尤字韻中音方鳩退字亦常川者徧檢字書皆無之尖字韻中亦不載

東坡謁呂微仲伯其畫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盆秦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道士曰龜者敬新磨獻口号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号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世南嘗疑坡寓言以諷呂未暇尋閱質寃偶因見嶺海雜記有載六目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黃花園長中黑與真目排比正正不偏子細辨認方知爲非真目也

蜀之岷山有焦夫子國初時人亡其名以博學教導後進故世以夫子稱貌陋且恠長目廣鼻虬髯垂癭性率不自飾雖冠帶往往爬搔捫虱然爲歌詩有驚人句今蜀人止能誦其一聯云兩輪日月磨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熙寧中文與可因至天彭館於徐公園盃酒談笑中肆筆成夫子像於亭之壁曲盡寒酸

態度元豐壬戌郡守張子固懼其歲久隱
漫滅遂徙其壁于郡園凝翠亭今不復存矣
有石刻在世南嘗得其本今人但見與可枯
木竹石未嘗見其爲人物坡公謂與可詩文
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誠哉
是言也

蜀昔有術士精於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
五行試其術荅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
五馬咸強其筆于楮以爲它日證驗於是索
筆特書云目今欵板勒躬已見二千石在後

衆莫不譁然哂之且謂云是乃挽米舟一
水手何爲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矣請
細思之衆方悟歟板勒躬之說莫不爲之一
笑

今之作倖者皆借緋堂除知縣亦借緋太守則
借紫謂已經賜緋則借軍監則仍緋邊郡節
鎮不俟賜緋可借紫謂之隔借先作州曾借
紫後得軍則仍服緋此皆甲令定制比年張
謫先知嘉興府後知建昌軍遂中朝廷云前
任已蒙恩借紫今任欲乞仍舊

旨從之遂爲定例

游官紀聞卷第二

游官紀聞卷第三

鄱陽張

世南

泊宅編云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
生桂桐實生桐沙隨先生云以世事觀之殆
未然也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唯二
子生梨餘皆生杜段氏曰鶻生三子一爲鶻
禽經曰鶻生三子一爲鶻造化權輿曰夏雀
生鶻楚鳩生鶻南海記曰鯉生子百數爲鯉
者才十二餘或爲鰻爲鼈然則堯之有丹朱
瞽瞍之有舜鯀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

管亥奚足恠哉先生又嘗謂桂生桂桐生本
者理之常也生異類者理之變也先儒謂楊
雄宜有後張湯宜無後然則人之私智安得
必之於天孟子曰莫之爲而爲之者天也莫
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斯言盡之矣

昔人有誠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此忠厚之至
也然一時出於中心至誠未嘗深考字所以
表德也古人以爲美稱殷人以諱事神而後
有字儀禮子祭父云敢昭告于考伯其父稱
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曰云云

爰盎之姪問盎口絲能日然幾何近世子山
與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中
稱中立先生非若今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
字也又今往往有台諱尊諱之語尤非是生
曰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覆禮部韻載
先帝廟諱曰諱

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稱生人名乃口諱不
祥之甚也

世南少小時嘗見親朋間有請紫姑仙以筊插
筭箕布次棹上書之有能作詩詞者初問公

公

用

先書姓名皆近世人如于湖石湖止齋者
亦有能作時賦時論記跋之類者往往敏而
工言禍福却多不驗近時都下有士人許其
姓者能迎致大仙所言多奇中嘉定壬午之
春三山黃公_補同一二朋友訪許扣功名大
略即書沙門光遠降先作自贊云伸脚自由
屈脚自在不知十二部尊經不識三千條大
戒醉後高歌無障無礙當時若見閻王任它
枷鎖捆械又一云無疑無疑自有東西日前
行檢取下阿鼻不認真實法性不念如來菩

提提取金毛獅子任教烏龜如飛後再書云
黃子黃子文魁多士_謂曾中十萬兵縱橫
筆下三千字無垢為朋汪公相似若得火土
相逢一躍禹門浪裏後八年歲在己丑黃公
果大魁天下黃生於壬子魁於己丑實符火
土相逢之句狀元局中諸公唱和詩有醞藉
縱橫一聯不差一字鬼物已先知之矣光遠
乃昔時雲遊入蜀至青城山丈人觀不為道
士所禮偽為綉衣出巡盡點觀中向來不禮
之人南留不許入_謂者以此距今百餘載尚

法遠
三光
是之
福海
德世
不

為黠鬼可謂異事

龍溪先生汪公藻字彥章吾郡之德興人幼年已負文名作詩六一春略無十日晴處處溪雲將雨行野田春水碧於鏡人影渡傍鷗不驚桃花嫣然出籬笑似開未開最有情茅茨煙暝客衣濕破夢午雞啼一聲此篇一出便為詩社諸公所稱晚年牢落莫究所學朱叔止題其墓云名高從昔毀相隨未免群兒着力擠一日狼心萌偃月十年豹霧隱愚溪不逢華旦開昌運終抱沉埋返故樓已矣九原寧可作蕭蕭古木亂蟬嘶亦為諸公所稱叔止名軾舍人新仲之姪也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十形體奇怪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歐陽公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跡如指畫成文欲以書或公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其據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陳武祐好奇之士也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憚

墨蠟之墨燎蠟而炷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
崖今存焉字皆奇恠亦不可識三即羅漢之
仙巖也安仁者掘而得之僅完三字又於上
生院僧景純得所藏善本四字餘不復有遂
再鋟諸木列巖之堂今聞亦有不存者余嘗
見碑本字勢天矯灑落奇妙枝葉不屬而脉
絡皆通真是奇恠不知蔡忠惠觀道家何等
書而識之此字恐子雲未必識也

程公衡字子平沙隨先生之父也知音律宣和
間市井競唱韻令程曰五聲皆往而不返不

祥也後

二帝播遷建炎初唱柳葉曲程又曰嘗有姓
劉人作亂後數年僞齊竊據中原此說哉之
沙隨家集中

蘇翁者初不知其何許人紹興兵火末來豫章
東湖南岸結廬獨居待鄰右有恩禮無良賤
老穉皆不失其懼心故人愛且敬之稱曰蘇
翁猶祖翁婦翁去身長七尺美鬚寡言笑
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筋力數倍於
人食啖與人亦倍已鍾長丙略與身等披荆

棘轉瓦礫闢廢地為圃或置或架或籬且培
應四時蔬菜不使一闕藝植耘耨皆有法度
灌注培壅時刻不差雖隆暑極寒土石焦灼
草木凍死圃中根荻芽甲滋鬱暢茂以故蔬
不絕圃味眎它圃蔬為最勝市鬻者利倍而
售速每先期輸直不二價而人無異辭盡爾
治圃宵爾織獲獲堅韌革易可穿獲不可敗
織未脫手人爭買之以饋遠號曰蘇公獲薪
米不至匱乏且有餘羨喜周急人有貸假隨
力所及應之負債一不經意閉門高卧或危

坐終日人莫測識先是

高宗南渡急賢如飢渴時張公

浚為相馳書

函金幣且移書勸豫章漕及帥曰余鄉人蘇

雲卿管樂流亞迹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

束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其

廬為我必致之漕帥密諭物色彼人曰此有

灌園蘇翁者無雲卿也漕帥即相與變服為

游客入其圃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

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土銚竹几輝光

溢然地無纖塵按上留西真書一冊二客袖

融意消然若自失點計曰止爲蘇雲卿也必
矣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欵接客遂扣曰翁仙
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
識之曰識之客遂泛問張公世系材品翁歷
歷陳叙且曰不知張今何官蓋其初不料張
公使其訪已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
某等備乏漕帥實非游者張公今秉相權令
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
於其案上翁色遽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
公暴已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即雲卿是已
然終不知雲卿其字邪抑名邪繼旌旗填妥
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上謁
越夕遣吏迎伺則扃戶閒然從他徑排闥入
惟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
得見矣形迹遼絕莫知所終此隆興士宋自
適字正父所記蘇翁本末如此宋後得翁遺
址面揖湖山平地數畝仍築小庵以寄仰
高之思章泉先生爲名之曰灌園庵

世南頃在瑞安董宰明書室中見其所錄誠齋
先生自周益公小簡心竊愛之讀數過輒驚

成誦人二十年追思言首尾其間必有
脫誤處它時得見大全集當借本改正之謾
記於此萬里伏以涉秋益熱共惟少保觀使
丞相小陌雲莊天棐忠藎候萬福相眷均
慶某近得報知閣下釋位去國而莫知風帆
所止昨收尤延之書乃知度夏於陽羨吾人
仕官有進便有退有出便有處丞相勢位豈
不能築河沙而障屋溜君子得時行道而不
得究其所蘊良可憾者然道之興廢聖人歸
諸命斯文得喪聖人歸諸天則又何憾焉當

庚午試南宮丞相雪中騎一馬於前而某荷
一傘於後當此之時豈知丞相至此布衣位
極上宰此後復奚求哉却嚴寒飲醇酒之論
丞相尚記憶否已矣姑置此事獨世路風波
真可畏耳近讀邸報得感事詩云去國還家
一歲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來蟄觸幾百戰
險盡山川多少心何自問人無藉在不妨吟
眼看升沉荷花正開蓮蓬嫩月下松蘿且滿
斟當左揆進步時高揖辭去此舉甚善惜宿
留耳之場輕就者固不為世所恕蔡文

夫是也。不輕就者亦復不怒何哉。朱元眈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受皆不可取。可畏云云。又嘗記其荅益公惠鵠兔橘酒小東云。錦羽在桑欄欄二七。褐衣缺口躍躍一雙。挾歡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共惟某官文章美酒。儒學鳳麟。游梁王之兔園。夙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耆英。橘頌續騷。酒箴飽德。填然四美。萃此一翁。某已嘗占辭敬致追節云云。觀此足見善於體物者也。

占城國前此未嘗與中國通。唐顯德五年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香木爲甌。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得白西域灑衣雖弊而香不減。已上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內典云。人火得水而滅。龍火得水而熾。信有此理。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此亦理也。

予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前輩餘論。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

至耳男是室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
舉戎右曰贊牛耳桃茢牛耳無竅以鼻聽也
焦贛易林曰牛龍耳聵蓋龍亦聵者也牛走
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馳北海寡人馳
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永福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
號曰永泰後避

哲宗陵寢諱改名永福在唐新朔縣後有邑
宰潘君滿解遺愛在民攀卧祖餞留連累日
其夫人王氏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

久不至月夜登岸書一絕於石壁云何事薄
郎戀別筵懽情未斷妾心懸汰王灘下相思
處猿叫山山月滿船末署太原王氏書詩蹟
已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
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政和陳武祐應歲
久詩亡大書繫以記文鐫之字右方自唐及
今流潦巨浸之所漂齧震風凌雨之所滌蕩
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
切精神入石終古不變知此則知至誠之道
感鬼神裂金石者詎不信然舊閩中記作永

王灘陳武祐刻石却作太原灘今灘旁之地
名大王入石字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末係
太原王氏書為正

陳記大字下亦云

王灘陳武祐刻石

游宦紀聞卷第三

游宦紀聞卷第四

鄱陽張

山南

永福下鄉有農家子姓張以採薪鬻鋤柄為業
鄉人目為張鋤柄狀貌醜恠口能容拳一日
入山遇仙人對奕投之以桃苦不可食張心
知為仙冀有所遇忍苦噉咽且及半若將罄
舌遂弃其餘而歸因忽忽若狂絕粒食草木
實時言人隱惡能道未來禍福素不諳書忽
奮筆作字得義獻體口占頌偈立成如宿構
傳聞四散士夫多往赴之因變為僧人號為

張聖者遊邑中募緣造高蓋石橋富室金
相先人曰聖者作大功德又自可無一頌語
僧笑云只兩好事石橋半出通判石橋全出
狀元無庸頌也及侍講蕭公國梁魁天下乃
生於橋成之月橋方半時實生通判吳公時
黃倅少魏未第倦游太學善人倫者多言
其油膩天羅屯滯相也黃稍稍有自沮意僧
且謂曰待我及第日汝當及第乃自笑謂僧
人及第理所無也既而黃以張安國榜中第
訪張僧乃近住安國寺云僧發狂時言無不

驗其言禍敗事尤奇中人於狂時亦畏其毒
罵莫敢詣者作字多以左手或以足指挾筆
又時扱筆鼻書時壁中有吳氏建重光寺輪
藏或來讀於僧授筆立就云無上雄文貝葉
鮮然生三藏往西天行行字字為珍寶句句
言言是福田苦海波中猴行復沉毛江上馬
駝前長沙過了金沙難望岸還知到崑崙夜
叉歡喜隨心荅菩薩精皮合掌傳半千六十
餘函在功德難量熟度力道勁可愛一
日遊白面村有少婦隨衆往謁僧命至前

撮其項婦號叫觀者烘堂大哂歸語其夫
怒奮臂勇往詬罵僧笑曰子毋怒公案未了
宜令再來罵者不聽居亡何婦以他患投繯
而死又有鄉民著新紫襦詣謁僧請以為施
氏有難色僧曰急抖擻去狗毛蓋民竊烹鄰
狗得襦人無知者故戲之又有富室携少女
求頌僧曰好弓鞋敢求一隻語再四不得已
遺之即裂其底得襯紙乃佛經也神異多類
此後游郡郭大為帥府賞識十禪僧頗多忌
疾中傷之不可及冬一夕張坐定有青衣擎

生荔一捧獻詰旦遣遺郡帥是日十禪朔參
帥舉似之中一僧云得毋詐耶山間偶亦有
此歸獻百顆蓋郡中多以猿代薪獻臺未孰
時寺倉積穰荔樹上及冬穰空荔實倘尚無
恙得以巧設禁帥亦因此踈張人謂張狂
時最靈豈不荔之夕適會其不狂耶張自遇
異人後絕烟火走人同五十餘年奇事不止
如此友人吳信可永福人為予言是數事皆
其髫鬢時得之鄉里長老末議此神仙方技
祕恠之事事傳所記從古有之說說不經

無補世教而君一存之者豈非以其能言既
福於無形之先使不知命者有所悟至於發
人隱惡雖虧雅道亦使時室屋漏之下有所
警是亦小道之可觀者不然亦何足尚云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為天下第七福地出縣
郭陟峻嶺山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刹
曰名山徐真君上界東西二室歸寂其所也
朝廷累降御香有樵禁該曲臺祀典石門挿
天杉檜畫暝猿狖清嘯與寒泉響答真偉觀
也徐本牧兒飯牛山板一日聞樂聲出林杪

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弈拱立良久遺徐棋
子一叱令歸歸即精解手談時碎瓦器為子
布地為局縱遊巖上往往與二人遇遂得修
行燒煉訣有趙真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
秘密與之參契徐喜酌酒共飲草廬中時霜
月草木彫空徐曰主人遠訪無以為樂以餘
瀝一噴頃刻林花遍開今名所居曰花林莊
徐功行成將入山煉大丹僊去埋棋子田中
涌土成墩植牛杖其傍旋生枝葉今老樹尚
存嘗有耕者發墩致風雷之變至今相指為

飛丹成之日與兄弟姊妹七人餌之同時上
昇故其地七仙有亭徐趙二真君有祠云自
仙羽化後俗眼凡骨莫有一詣其上者數百
年下有洞僧携小師來主寺有輕身術偕至
徐君壇得二石室乃鑿山通道飛磴自石門
中出始盡發地祕四方遊者於是翕集其東
室明潔前有水簾自千仞崖顛垂空而下如
其門之廣山中佳致可坐而揖西則晻藹亦
乏竒觀獨去洞數步有石龜與石棋枰對立
古老相傳云龜舊與室中徐君叱而出之其

事頗誕一日東室主僧赴邑齋會小師乘其
遠出趨師床坐逝主僧於齋席中即知之嘆
云耐耐小鬼奪我山中佳處亦即蓆坐逝其
徒議昇歸以登涉之勞乃茶毗囊骨歸塑西
室雖加丹粉作喜色每一風雨即脫落如怒
或者猶疑二僧禪寂雖高而貪嗔一念未能
了然者小師之趨東室也急欲化去跏趺不
盡一脚數十年前有高僧數其敗教之罪招
而正之言其中如敗炊餅云耳目所得梗槩
如此高蓋爲閭中佳山雖左僻名勝往往遠

從遊覽吟題其富有一聯云少壯懷遠志也
界水簾遮室佛家風時人賞之以爲能點出
山中眼目云

永福古有識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
紅狀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
崖橫山而行齧地成蹊既而永邑東鄉石壁
溪巖松上產龍爪瑞花其年蕭公曰梁果魁
天下次舉黃公定臚唱第一蓋瑞花生處西
之於蕭東之於黃各三十五里此狀元西東
之應也又次舉鄭公僑廷試復先多上邑宰

作詩云引步上巖與龍興三處家山一舉哉
相去未逾一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蓋蕭公
種峯鄭公定蕭公龍興也蕭公登科歲第
一人本亦州人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
士凡預屬籍掛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日陞
蕭公爲榜首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陞星
辰曉澤霈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啓有云預
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鄭
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家事至今膾
炙人口因并書之

永福邑東有獄官乃吳太博經所大門內建三清殿上梁日邑中諸寓公咸在吳以書梁儷語首遜給事黃公龜年公即領略立解手帕濡墨作字云風馬雲車儷百順鈎陳之衛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潤筆法高古太博初見公略不經思復疑帛書非法旣而雙美吳始大喜心服歸語家人子姪輩曰吾邦山川之秀有如此公者操行過人數等不獨詞翰可敬其未第時最貧素自處澹如應鄉貢引保日有考官某縣尉居簾內見公丰姿秀發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門下旣而預薦尉喜甚約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館其妻挈累扶輿相遇於中途黃哭之慟命逆旅主人達情請遂初約夫人曰往事尚忍言之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餘資吾携百指扶護而歸衣食斤賣殆盡方以不達鄉井爲慮那可復議變先輩事況黃甲少年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善爲我辭黃垂涕曰嗚呼吾許人以諾死而負之吾行將何歸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罵遂吾志

秋毫自齋不敢用命也遂定婚於通近照公
携慟哭而別某氏從公歸能執婦道琴瑟在
御沒齒無間言公登從橐夫人尚無恙若公
者可謂有德有言者也噫今之年少弄筆墨
取科第者項背相望聞公之風盍亦知所以
自省哉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北山曰方
廣巖往昔荆榛蒙茸不可上給事黃公築室
讀書山下一日獵師逐獸歸能言其境給事
命僕剪荆斲險攀緣而上抵一石室下可蔽

千人鄉人從往即其地未嘗旱故水旱必於
此乎禱後數年水暴至漂一巨木長可丈餘
廣半之卧山下者累月風雨晦暝之夕往往
若有神光昇殿室中亡何有異人來詣公為
賓頭陀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
縣官禱雨必躬往迎致其應如響後眉壽脩
白骨氣龍鍾宛若生動每至邑中人士敬嘆
瞻禮善其來而惜其去好事者至有命精工
模倣以易之雖毫髮無欠精神莫其不獨主
巖者能辨之自這像後寺人以昌往來

相屬室內遂排三層閣。其片瓦雖疾風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間余空磴險山徑峭拔。遊者有攀躋僂僂之難。及最上峯迴路轉。倏然風景不同。巖洞飛驚。臺殿縹渺。使人神觀軒豁。忘其罷憊。周遭有十奇如石門水簾瀑布石燈石鍾磬觀音影之類。皆自然天巧。居最者有龍尾泉。狀如石龍裂巖而去。尚餘不盡。尾脩及尋丈。望之作蜿蜒勢尾鋒湧泉一滴。冬夏不枯。人敬其水。以為佛供。越室而右有羚羊洞。云其中可容三四

十輩。微徑僅可著足。下臨無際。人莫敢進。獨主巖者藏貯其中。來往如狝亦野性便習。然也。詹事王公十册曾遊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字。見公集。內士友吳信可亦有紀遊詩云。曾訪神仙巖。洞來人言偉。觀似天台藤蘿足。下猿猱嘯鍾鼓。聲邊日月開。燈續佛光凝。紫翠雲牀壓。氣作樓臺最。憐貫石神龍尾。猶帶天東雨露回。巖中乞靈多驗如前司農簿柯公。少時鄉試回。嘗經從主巖者先夜夢尊者命之曰。可設榻煮茗。來日當有十九人。

公
人來及期與公同遊者一餘人其行前
問稠中誰為十九歲官人遂以夢告柯公是
歲鄉請次年登科果如其言已上六說皆友
人吳兄信可為世南言信可諱錡永福人誠
敬而䟽通博學而和粹月旦之評最所推重
世南方以得友為喜納交不百日而遂隔今
古嗟乎信可踐履如此而遽止於斯亦可悲
也已追思紀錄以備遺忘

用
借書一癡還書一癡或作嗤字此鄙俗無狀語
前輩謂借書還書皆以一紙禮部韻云紙盛
酒器也山谷以詩借書曰於胡朝請末
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鵝閑鷺波公和
陶詩云不持兩鵝酒肯借一車書王取
子香苑盛以鵝夷華浮之水中應劭曰取
革為鵝夷棹形范蠡号鵝夷子皮師古曰若
盛酒之鵝夷揚子雲酒箴鵝夷滑稽腹大如
壺師古云鵝夷韋囊以盛酒也蘇詩用鵝字
本此

游官紀聞卷第四

游官紀聞卷第五

鄱陽張

世南

東坡先生嘗親筆錄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官官缺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葍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涕泣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具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

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訟囚罷不
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
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
召公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
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檐而往對
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
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
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
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
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
不忍煩公對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
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 軾在
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
之思實鍾厥心意愀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
以遺程氏亦庶幾淵明之心也是歲九月二
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此段玉山
端殿汪公應辰刻先生手書于石筆法道美
極可愛

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
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蠟是四者 不

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宛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帑熟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辯古器則有所謂欵識臘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作則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鸞鳳蛟螭龍麟鳳熊虎龜蛇鹿

馬象鸞夔犧雖

切

鳧雙魚蟠虺如意團絡

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

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繇草瑞草篆帶

若料結

星帶

四旁飾

輔乳

鍾名用以

石乳

鍾

大乳三十一六外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

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鸚耳

壺之類是也如有欵識則以欵識名如周叔

液鼎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

特中口鐔

鼎尊彝彝舟

廣洗而

卣

音勳人音

也口鐔

瓶罍斗

有耳有流有

卣

音勳人音

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考之果木則
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
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益且夫玉卮無當雖
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又云余旣思摹
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固其
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又蜀都賦則云旁挺
龍口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
離讀至此而切有疑焉世尚游蜀道徧歷四
路數十郡周旋凡二十餘年風俗方物靡不
質究所謂龍目未嘗見之間有自南中其到
者蜀人皆以爲奇果此外如荔枝橄欖餘甘
榕木蜀皆有之但無龍目樞實楊梅三者耳
豈蜀昔有而今無耶抑左氏攷方志草木之
未精耶

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康忽得癰疽之疾
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葉珠即慈苳仁也用
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砂盆內研
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沙隨先生
晚年亦得此疾辛親授此方服之亦消然城
郭人患不能得葉珠只於生藥鋪買慈苳仁

亦佳按本草慈苡仁上等上上之藥爲君主
養命多服不傷人欲輕身養命不老延年者
本上經味甘微寒無毒主拘攣不可屈伸除
風濕痺下氣除筋骨寒邪氣不仁利腸胃消
水腫令人能食久服輕身益氣其根下三蟲
生真定平澤及田野八月採實採根無時今
在在有之真良藥也蜀中巴蓬間甚多士大
夫以此相饋遺雜之飲食間也

饒之城中有宗子善平病腎虛腰痛沙隨先生
以其尊人所傳宋誼叔方用杜仲酒浸透炙
乾搗羅爲末無灰酒調下如女方製之二服
而愈

沙隨先生在秦中時有乳嫗因食冷肉心腹發
痛不可堪忍知縣錢仁老名壽之以藥與之
一服痛止再服即無它其藥以陳菜葉五六
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
三錢再煎熱服錢云

高宗嘗以賜近臣時有歸正官校尉添差縣
尉後歸軍中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弟王得
中又以其藥歸昌國亦多愈人疾真奇方也

硯品中端石人皆貴重之載於譜記凡數家取
予各異或仕其有眼爲端或以無眼爲貴然
石之青脉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
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爲石之
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鸚哥眼曰鸚鵡眼曰
了哥眼謂素古也曰雀眼曰雞翁眼曰猫眼曰
菜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爲上黃赤爲下
諺謂火黯爲佳然亦石之病乾道癸巳
高廟嘗書翰墨數說以賜曾勛其一云端璞
出下品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潄水發墨呵

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
下品則皆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既麤復燥而
色赤如後歷新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
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
有嫌況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
一段紫玉略無點綴已上皆

聖語石之眼少而色正者方爲佳物

三山方言茨菇曰蘇傍水多植之雖嘗在水中
遇晚稻摘蘇亦摘有一種柑曰回青實大凌
冬不凋滿樹垂金至春復回青其黃始摘味

不甚佳花極香與抹利相頡頏永嘉之柑爲天下冠有一種名朱欒花比柑橘其香絕勝以箋香或降真香作片錫爲小甌實花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於香竅甌之傍以泄汗液以器貯之畢則徹甌去花以液漬香明日再蒸凡三四易花暴乾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朱欒乃好柑之祖栽接之法始取朱欒核洗淨下肥土中一年而長名曰柑淡其根簇簇然明年移而踈之又一年木始大盈握遇春則取柑之佳品或橘之美者接於木身則盡爲佳者矣朱欒乃枳也

三山荔子丹時最可觀四月味成曰火山實小而酸五月味成曰中冠最後曰常熟中冠品佳者不減前中二十年來始能用綴樹法取品高枝壅以肥壤包以黃泥封護惟謹久則生根鋸截移種之不踰年而實自是愈繁衍矣日乾致遠者皆次品果中又有黃淡子金斗子菩提果羊桃皆他處所無黃淡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載於橘抽條豈橘中別有名黃淡者長樂志口玉境子舊記又

云相傳生於王霸壇側

玉出藍田崑岡本草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
徐善亭部界日南盧容水中外國于闐踈勒
諸處皆善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王國朝
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晉天福中平
居誨從使于闐爲判官作記紀其採玉處云
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
國界牛頭山分爲三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
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
玉河西七里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

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山水細大
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國主未採禁人至
河濱大觀中添創八寶從于闐國求大玉一
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表
語而後荅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
見西方五百國五百國條貫主師子黑汗王
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
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
甚是用心力只爲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
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

三十五
當時傳以爲笑後果得之厚大踰二尺色如
截肪昔未始有也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
部落西夏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
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雞冠或如臙脂
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水又
分九色上之上之中之下中之上之中之下
下之上之中之下宜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
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白
見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三山溪中產小魚斑紋赤黑相間里中兒輩之
角勝負爲博戲昔閩會未見有閩魚亦可觀
也聞永嘉亦有之

本朝宰相三入者四人趙韓王向文簡王冀公
文潞公四入者止蔡京而已然其人不足算
也

自甲至癸爲十榦自子至亥爲十二枝後人省
文以榦爲干以枝爲支非也

改元始於漢文紀號初於漢武後世遵用之我
宋年號無過九年者惟天聖盡九年至十年
十二月改明道熙寧亦盡十年紹興乃三十

二年淳熙亦十六年而後揖遜

高廟居德壽者二十六年

孝廟居重華六年

光廟居壽安宮七年

寧宗嘉定十七年

玉
游官紀聞卷第五



游官紀聞
卷之十

圖書寮

番號
冊數
品號

6905

2

403 57

游宦紀聞卷第六

鄆陽張

世甫

世甫有令原之感以紹定戊子仲冬往懷玉修
伊蒲供山行百里始至其下捨輿策杖無非
崇山峻嶺又二十里有平地廣袤數百畝人
煙數十家田疇井井滿目桑麻間道傍之人
云歲熟可得米千斛其上復有峯巒圍繞一
日不能窮又五里始至寺尋攷記載乃唐大
曆中高僧志初經始乾符初元南嶽僧寶光
來居又四年勅名懷玉古志云天帝遣玉此

卷

公

同

山山神藏焉其地靈矣壇仙佛所居因以
是名由古至今兵戈不到疫癘不及僖宗於
乾寧之四年改賜定水禪院時有雙峯長老
師復自長安領徒千人止息鄧公場今德興縣是也
遣人致詞於寶光曰師復酷愛此山師具慈
悲若爲取捨光曰舍則不捨來則不止語意
深遠衆莫曉解於是雙峯選日入院光師携
杖下山別建禪刹即今興教院是也時禪月
大師混居會下身達性相文筆神敏愛其林
木瀟灑水石遶雲建讀書堂修禪觀隱居山

中遺址猶存嘗夢遊他國於岩阿石室親見
大士覺而追想謂之應夢羅漢或云師則羅
怛羅化身每入定觀率意揮染皆其真容非
世間相本乃照水自狀本形旣而絕筆故託
於夢感自正本之外別有臨模二本予登羅
漢閣取禪月親作本諦觀竟日其間有極破
碎縻爛者筆法高妙相貌占惟至道丙申五
月

太宗搜天下古書盡悉以進呈至二年正月
復付本寺免其間有題其傍云西岳僧貫休

作皆篆文或古體或王象或柳葉又一軸題
云大蜀國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荆
麟殿引駕內供奉經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
教玄遠大師守兩川僧錄大師食邑三千戶
賜紫大沙門貫休字德隱今人知禪月之號
則以爲高僧聞貫休之名則以爲能畫殊不
知當時所作神異如此非特能畫且於詩文
尤高有西岳集三十卷翰學具融爲之序唐
相張格韋莊王鉉周庠皆有詩紀其事去寺
之左里許下梯徑又二里有亭曰輔龍乃先

兄之冰翁董諱燭字季遠其父名興向爲瑞
安邑大夫有志斯世所著法苑珠林國脈書
嘗經乙覽今浙漕有刊本作亭之意蓋爲四
方祈禱者憩息之所則輔龍之名良有以也
且捨田入寺爲輔龍不朽計又半里許始至
龍湫仰望瀑布作三級傾瀉於兩山之間飛
瓊灑雪滴湧澎湃浩浩然聲震雷下臨石
壁屹立萬丈真奇觀也時雲雨未收溪流初
漲嵐霧消縹山巔水涯千態萬狀得寓目者
移時不忍捨世有既登覽山川之奇秀且

得考覈其事。期末故計紀之以告來者。
秦會之當軸時幾務之微瑣者皆欲預之。此招
權之常態然士夫投獻必躬自披閱間有去
取吾郡德興士人姚敦臨字公儀能篆書秦
喜之令作二十家篆孝經上表以進時紹興
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許授以文資未降旨
間會之招飲姚喜忘其敬不覺振股以此惡
之尋得旨令充樞密院効士辨驗篆文而已
又有蜀士投啓干闕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
州未有託身之所水陸千里來歸造命之

司秦尤稱道之遂得陞擢

董季興昔嘗謂世南言沙隨先生紹興丙午苦
淋血之疾兩年不愈明年七月二十四日筮
易遇渙之觀其辭曰渙奔其机悔亡俄夢知
大冶縣趙定叟相訪定叟名不疾疾久病也
言不久病也偶董閱本草因見白冬瓜治五
淋於是日食三大甌七日而愈前此百藥皆
無効董沙隨先生之婿也先生嘗書此事於
家廟之壁

今之遠宦及遠服賁者皆曰天涯海角蓋俗談

也頃在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腳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

柳子厚息壤記永州龍興寺東北隅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

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錡者盡死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爲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漢書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踐之或立死唐元和中裴宙牧荊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徙於墻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亡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

而水止厥後方旱徧禱無應即詣地角寺
欲發掘必得霹靂之雨遂爲故事詳見皇祐
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二郡大率相類而
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沙隨先生寓居鄱陽一日買得米元暉小端硯
後刻銘曰惟端有溪孕石惟夥茲乃下岩舉
無有比色奪芝英溫堅玉理以貽安中是亦
成美後書紹興己未蓋元暉親書以遺建昌
守喻安中者後又得張無垢遺樊茂實研後
刻詩曰端溪石硯天下奇紫光夜半吐虹霓

不隨凡石追時好直與日月爭光輝韜藏久
矣不亂用惟恐翰墨污染之樊子文章有餘
地汪汪萬頃誰能窺贈君此硯無輕弃經史
妙處其發揮飛流濺沫徧天下要使咳唾皆
珠璣無垢居士作子喻子書蓋小篆玉泉先
生學張有篆無垢從沈元用學汪端明從無
垢學凡十有二年三公相繼魁多士建炎二
年李順之作魁玉泉亦登高第世南嘗見沙
隨先生親筆紀載卒章云此奇物也子孫世
傳不知樊公家何以不寶守此物以三先生

盛名此物乃沙隨程氏世傳之寶二硯今亦流落不知所在良可嘆惜

沙隨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拄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携一道人歸三衢亦喉間有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先伯諱

上大字下正

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

請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原正直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爲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場中遇程三畏字景宣厲聲云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宣爲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起莘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

從姪慶辰云昨宵夢趙宰拉赴鹿鳴與公隣
坐已而杳然後三舉庚午慶辰預薦時新舉
只六人宰招已第者十人同宴起莘預焉果
與慶辰隣坐宰亦天族師備信知得失莫非
前定云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
氣盛種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樨
徘徊黃薔薇正月下旬宜接桃李杏半丈
紅蠟梅梨棗栗柿楊柳紫薇二月上旬可接
紫笑綿橙匾橘已上種接並於十二月間沃

以糞壤兩次至春時花未自然結實立秋後
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黃海棠寒毬轉身紅祝
家棠梨葉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種法並要接
時將頭與本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纏
上用箬葉寬覆之如萌茁稍長即撤去箬葉
無有不成也

沙隨先生嘗蓄一欵硯後有蔡忠惠題詩曰玉
質純蒼理緻精鋒銑都盡墨無聲相如間道
還持去肯要秦人十二城後以送汪書季路
又汪書寓三衢以五千得一硯後刻東坡銘

曰東坡硯龍尾石開鵲郊見蒼壁與居士同
出入更寒暑就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同參寥
老空寂二硯皆佳物也

鄱陽自雍熙乙酉梁顥榜至紹定己丑登科者
五百七十餘人其間三卅聯登者唯三家龍
溪先生汪藻汪槃汪穀張宗諤張琮張棫鮑
煜鮑安世鮑升之汪氏之登科者七卅張氏
今亦六卅然非正嫡相續也鮑氏安國安行
安世兄弟三科連中故程文昌伯禹贈之詩
有七年三破挑花浪之句其餘父子兄弟俱

之
中
科
弟
者
甚
多
不
勝
紀
載

世南家常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
九月其國遣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
樞密院事上柱國李資德副使太中大夫尚
書禮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金富轍至
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倣中國體李之詞
云跋予望之適江干之弭節亦既犯高譚止
幸堂上之披風況飛五朶之雲特貺千金之
幣禮當拜受心則愧惶金之詞云穆如清風
幸被餘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將意之勤幸

被寬裕而有容敢以菲微而廢禮所塵名品
別具染濡私覲之物則幘頭紗三枚白成釵
花銀盤一面耐紫大紋羅一疋生大紋羅
二疋白楚大綾一疋生花綾二疋白細苧布
三疋大紙八十幅黃毛筆二十管松煙墨二
十挺松扇三合摺疊扇二隻螺鈿硯匣一副
螺鈿筆匣一副尅絲藥袋一枚克絲篋子袋
一枚繡繫腰一條茯苓二斤白朮二斤白銅
器五事而已是年有請于上願得能書者至
國中於是得旨以徐兢爲國信所禮物官

游官紀聞卷第七

鄒陽張

世南

沅芷黎溪硯紫者類端石而無眼有金束腰
子紋間有潤者其初甚發墨久而復滑或磨
以細石乃仍如新有色綠而花紋如水波者
有色黑而金星者有生自然銅於石中琢以
爲北斗三台之類者有生白線當中而爲琴
樣者其類不一慶元間筆路分碑字丙文始
創爲硯以遺故舊今遂盛行終在端歛之下
單雖西班乃中原故家居黔陽好古博雅所

蓄奇玩甚富仍精於別辨平生俸入盡費於此學小王書筆法尤妙始習補之梅而自成一家吾鄉姜堯章學書於單姜帖今亦少有其南嘗藏姜一帖正與單論劉次莊輩十數家釋帖非是又云悟帖中只張芝秋涼帖鍾繇宣示帖皇象文武帖王廙小字二表皆在右軍之上其說尤新有絳帖評二十卷恨未之見也

嘉定甲申夏有持穎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跡所自知非贗物明甚有黃樓賦一篇讀之

其間前則項籍劉戊一句中觀淵文作劉備穎濱集作劉季觀淵文注云徐州牧陶謙所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邦及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陳登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戊乃楚元王交之子也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劉賈爲荆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交薨戊嗣稍淫暴遂應吳王反起兵會與周亞夫戰絕吳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彭城即徐州先生之意蓋以

此也不知當來作劉備劉季而後來易以戊
耶或傳寫訛謬而意其爲備爲季耶要當以
先生手書爲定也

己丑秋孟訪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
一刀長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
末有環予退而考諸傳記乃知其爲削考工
記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此所以
微彎也鄭氏謂之書刀以滅青削藥如仲尼
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古曰
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牒皆以刀筆自隨鄭

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
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爲
二物也鄭氏曰刀刀劍之屬削今之書刀孔
安國曰赤刀赤刀削少儀曰刀卻授拊鄭氏
曰穎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
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
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予所謂
有齒如鋸者正釋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
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
必有所本更俟請教於博洽君子云

包遜字敏道象山先生之上足也寶慶丁亥爲
世南言頃在臨安謁魏舍人了翁蒙予進因
出雲萍錄令書包有六子皆從心其間名協
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館客李
丈留心字學數十年矣待爲扣之少選李至
遂及此云其義有二從十乃衆人之和是謂
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
協心之協世南嘗以語士大夫間有云恐出
臆斷後閱集韻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旁
不可毫髮之差李丈名肩吾眉人學問甚富

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讎
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魚聚
而嗜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洋海
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
則成片爲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扣
杲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
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
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
堅鮫人採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
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

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煙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濤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化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灝以爲就三說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第一說稍近

天地萬物莫逃乎數知數之理莫出乎易知易之妙惟康節先生其學無傳觀皇極經世書槩可見矣此外有所謂太乙數能知運祚灾祥刀兵水火陰晴風雨又能以之出戰守城傍門小法亦可知人命貴賤渡江後有北客同州免解進士王汝潛心此書作太乙肘後

備檢三卷爲陰陽二道總圖一百四十有肆
上自帝堯以來至紹興六年丙辰凡三千四
百九十二年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
鑑編年前代興亡歷歷可攷然自古及今應
者雖多不應者亦或有之景祐間命司天楊
維德修五福太乙占書攷驗行度亦爲精詳
其間云自石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遼
東分至國朝雍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吳分
至天聖七年己巳歲入西南蜀分後人繼加
攷筭至熙寧七年甲寅歲入中宮洛陽分至

宣和元年己亥歲入西北西河分至隆興二
年甲申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嘉定二年己巳
歲入東南吳分向後至甲寅年入西南秦分
上來五福太乙所臨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
推而上之後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祖
武德六年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
五年中更隋唐禪代之變正在本宮分野又
自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歲至昭宗景福二
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中宮凡四十五年中
更僖宗廣明黃巢之變中國之禍甚慘旣曰

五福所臨何爲不如此本朝興國九年有方士楚芝蘭言五福今照吳分上命建太乙宮於京城外之蘇村命芝蘭爲春官正又命宰臣張齊賢醺享之然其所以不應者亦有說王湜跋用後備檢立論甚通其說云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桀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

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百六之數三此皆所應者也舜禹至治萬世所師得百六之數七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已之際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不降享國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之際得百六之數十明帝章帝繼光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數十五正觀二十三年近世所謂太平得百六之數二此皆所不應者也福應集云唐武德七

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宮洛陽之分繼有三
觀之治遂以此爲福應然宣懿僖昭之際再
入中宮而正觀之治何不復舉又云唐昭宗
天祐四年丁卯四神太乙入六宮雍州之分
而昭宗禪位於梁遂以此爲禍應然開元十
六年亦入六宮乃太平極治與正觀比以至
夏桀放於南巢商紂亡於牧野王莽篡漢祿
山亂唐陽九百六之數皆不逢之此其故何
也余嘗深究其所以然昔周公問太公何以
治齊曰尚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爲強臣之漸

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尚禮而尚恩太公
以之爲沒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代損益而
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絲積襲固有繫
於人事未必盡由天理迺天地人曰儒通天
地而不通人曰技拘然執此以爲不可改易
乃術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論善言天地者以
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豈可蔽於天而不
知人乎古之善爲政者尚以知變爲賢況冥
冥之中奉行天地號令或主吉或主凶皆本
於天地之一氣安有固而不知變者以堯舜

禹爲君臣文武周公爲父子雖遇陽九百六之數越理而降以禍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
他不能詳知者皆可以類推也色不過五五
色之變不可勝觀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
勝聽太乙不過十神十精四計之類彼其周
流於天地間始而有終終則復始古既不異
於今今亦不異於古然上古至治終不可復
又中間盛衰興廢亦不可循前而取豈非人
事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術固有之太
乙考治人君之善惡臨有道之國則昌臨無

道之國則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已上
皆王說蓋太乙數中專攷陽九百六之數以
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爲
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
也爲陰數之窮大抵歲運值之終有厄會洪
文敏公五筆中載陽九百六之說與此不同
本朝康定庚辰慶曆辛巳間西羌方熾天下
騷動詔求有文武者可用者參政宋綬侍讀
林瑀皆以徐復薦復至

仁宗訪以世務復曰今年氣運類唐德宗若

奉天時 上驚曰何至爾耶復曰德宗性忌
刻其德與凶會 陛下恭儉仁恕屈已容物
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德宗異運雖凶無能
為也此說正與王湜之論合故并紀之

游宦紀聞卷第七

游宦紀聞卷第八

鄱陽張

世甫

黃公銖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為交友
長於詩劉潛夫宰建陽刻其穀城集於縣齋
黃之母筆力甚高世甫嘗見黃親錄詞藁今
載于此云先妣冲虛居士少聰明穎異絕人
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年三十先君
捐弃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為文章詩辭
甚富晚遭回祿燬蕪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
在人者因訪之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兄有

好且屢見索奇書以歸紹興三年中春二十
有四日黃銖識景紹則大參鄭公昭先也其
一滴滴金云月光飛入牀前屋風策策度庭
竹夜半江城擊柝動寒梢棲宿等閑老去
年華促祇有江梅伴幽獨夢繞夷門舊家山
恨驚回難續其二序云力修實學賢表宴胡
明仲侍郎遣歌姬來乞詞作醉蓬萊令歌之
看鷗翻波濺蘋末風輕水軒消暑雲疊奇峯
破桐陰停午列岫連環溜泉鳴玉對幅巾芒
屨況有清時風流故人劇談揮塵才冠一時

論高兩漢書扇豪蹤吐鳳辭語畫錦歸來慶
長年老母且盡綠尊莫懷歸興聽扇歌高舉
曾見登庸泥封詔下促朝天去其三菩薩蠻
闌干六曲天圍碧松風亭下梅初白臘盡見
春回寒梢花又開曲瓊閑不卷沈燎看星轉
凝竚小裴回雲間征鴈來其四序云葛氏姪
女子告歸作少年遊送之雨晴雲斂煙花澹
蕩遙山凝碧驅車問征路賞春風南陌正雨
後梨花幽艷白悔忽忽過了寒食歸家漸春
暮探酴醿消息其五序云溫老友歸然陽

人來閑書因之爲之私寂寥秋風夜雨
索傷離索老懷無柰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
期約尺書忽寄西飛鶴故人何在水村山郭
其六醉思仙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煙暗孤松
動翩翩風袂輕若驚鴻心似鑑鬢如雲弄清
影月明中謾悲涼歲冉冉薜蘿華潛改衰容前
事銷凝久十年光景忽忽念雲軒一夢回首
春空綵鳳遠玉簫寒夜悄
恨無窮歎黃塵
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

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使於野服有客位榜云榮

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
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
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
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
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詘伸俯仰皆
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
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
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
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
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口使窮鄉下

以復見祖宗盛時京者舊俗其美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寧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為大幸也

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端嘗論蒼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說以求教於白鹿胡堂長泳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古今曆家之說皆然也天左旋之說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零日者陽之精而行遲月者陰之精而行反速大抵陽健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健而剛者

運行當速順而柔者運行當遲今不特人天之
月之行乃過於日一有二倍其理不通從來
無人推見其所以然近時晦庵朱文公解毛
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楚詞天問篇發其
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一晝夜
以日之明晦爲節日之行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日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周逐日所不及
天之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爲度數蓋二十
八宿乃經星附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而紀
其度數亦猶量地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

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之以爲限節
也高麗國有九執曆正如此竊意歷家以數
之少者易筭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
其易筭故假日月右轉也若三百六旬有六
日其原起於此其實若三百六旬有五又
四分日之一堯典特舉成數而言耳以之均
爲十二月則多六日無所歸故又每歲作五
六小盡取其贏而湊足多之數是以五年必
有兩閏以足每歲二百六旬有六日之成數
也雖是除閏月之歲三百六旬有四日

只有二十四氣之後相公皆三百六十二日也胡學於文公者多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故復紀於此

雲林先生黃長睿云饅頭當用粳字見東哲餅賦興元關表諸郡食肆所貨薑豉用僵字最為有理

子於菊磻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模魚兒一闕云望關河試窮遙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豪氣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寂寞長羈旅無人寄語但平

麥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遲其為衣簞食年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盡縣薄高門歲晚誰青顧何如引去任槎上張騫山中李唐商略儘風度又賦雨中花一闕云予往時憶劉改之作模魚兒頗為朋友間所喜然改之尚未之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去

悵惘殆不勝言因憶改之每聚首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以寓予思凡未忘吾次之老字為入和之十載尊前放

歌起舞人間
秋世事幾如人意
儒冠還負身謀
歎天生李廣才氣
無雙不得封侯
榆關萬里一去飄然
片雲甚處
州應懷望家人
父子重見無由
隴水寂寞傳恨
淚淮山宛轉供愁
這回休也
燕鴻南北長隔
英游紹叟有冷然
詩集十卷
行於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若
晴明白晡後達旦傾城出觀巨室或乘轎旋
繞相傳云看牛則一歲利市三日遊賢沙四

日遊天寧六日烏石山之神光寺西湖之水
晶宮逮暮始散此皆圖志所不載也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論人君壽考自三代而後
惟梁武帝八十三以侯景之禍幽辱告終至
光堯太上皇帝之福壽真可於天人中求之
國朝大臣如樞相張昇宮保趙鼎皆八十六
陳文惠八十二杜祁公八十一富鄭公八十
文潞公獨九十二張文定公八十五范蜀公
曾宣靖蘇文定皆餘八十渡江後惟史越王
八十三周益公八十五

朱文公移簡輔漢卿云得見昌父書以致政大
夫見呼此甚其實而又雅馴可爲報同社諸
人今後請依此例也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遊南嶽至祝融
峯下按嶽山圖禹碑在岵嶠山詢樵者謂采
樵其上見石壁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
之導前過隱真殿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
至碑所爲苔蘚封剥讀之得古篆五十餘外
癸酉二字俱難識韓昌黎所謂科斗拳身確
葉披靨飄鳳泊拏蛟螭而其形模果爲奇特

字高闊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曆碎而摸之
字每摹二雖墨濃淡不勻體畫却不甚模糊
歸旅舍方揆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
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盤洲和尚第二碑
以一揭座右自爲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
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
凍裂禹碑自昔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
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巨石但令解
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已

紹定癸巳七夕後一日書於石

適有自弋陽來者言縣境桃花步漁人入水
見一物長八尺博四尺有五寸約四百餘斤
兩頭如燕尾腰有眼其二圓其二如半月非
鐵非石圓形以示云漁人捫至縣市火復捫
至桃花又火遷于神祠始息衆莫識予應曰
此不難別其制絕類岳陽樓下鐵枷必縣傍
溪中古有龍崇時得道之士如許旌陽者鑄
爲此物以鎮塞妖蛟蜃穴歲月采久水所漬
故不類鐵致災者徙岸也異時當復置水岳
陽沙上數枚人以爲厭勝鐵枷或以爲湖賊

王么砢石或云昔人拒敵鎖其國經皆疑
其非或有傳會者曰晉太康元年大舉伐
二月戊午王浚唐彬擊破丹陽監吳人以
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以爲必此物今
觀弋陽所出可名之鎖江之具乎以此驗彼
厭勝之物明矣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
行商之身南州北縣不如日舍長相見面門
無官府身即疆隄麻麥徧地猪羊滿圈不知
金貴惟聞粟惡夏新秋新米飯安穩

饕餮亦覺所相也

官紀聞卷第八

游官紀聞卷第九

鄱陽張

世南

世南近於三山郡齋獲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後
題云景文老兄持節守大名從逐吏以訪別
念非仁者不能以言爲贈贈之以佛衣紋而
不受贈之以紋縠而不受戲作奉節圖以見
分首之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長嘯無
復愧於古人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中人
李公麟書景文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
薦之後知熙州而歿有詩寄坡云四海共知

霜鬢滿重陽。前村殘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盡數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坡嘗有詩與景文云。召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郭侯。三萬籤坡一日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爲對。劉云。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爲絕倒。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建炎間。莆中鄭樵字漁仲。作六書略。謂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間惟諧聲類最多。

計二萬一千八百一十。約以音易而盡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爲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彳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爲淺。疾而有所不足者爲殘。貨而不足貴重者爲賤。木而輕薄者爲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目之無障蔽者爲睛。水之無涸濁者爲清。目之能明見者爲睛。米之去麤皮者爲精。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字學不講多

內奇。事。遂致。畫差誤。誤。

火德王都于洛陽惡水不能滅火遂改洛為洛陽
故今惟經書作洛而傳記皆作雒矣秦始皇
嫌畢戴略在字以畢改為罪自出已意謂非
之多則有畢也今經書皆以罪易畢獨禮記
爾雅猶有可考無字乃子雲奇字古文天屈
西北為无今易中无皆從无它書則雜之矣
世字因唐太宗諱世民故今除茶弃皆去世
而從云漏洩縲紲又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
形相近與曳聲相近若皆從云則泄為云矣
故又從云而變為曳也民則易而從氏昏懸

泯之類至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晉諱昭改
昭穆之昭為韶音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正為
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

字聲有清濁非強為差別夫輕清為陽陽主生
物形用未著故字音常輕重濁為陰陰主成
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為衣
冠加諸首為冠衣與冠讀作平聲者其音重
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讀作去聲者其音輕未
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處
藏平聲處上聲其作去聲者皆重上

類也

胡堂長伯量記度宮卿涵星研云寶慶丙戌秋
八月渝州度史君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
所藏坡僊涵星硯而盛山胡泳記之曰研端
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廣
四寸其長倍蕤高寸有半上廣下殺其陰容
掌不啻面出玉斗爲池斗之半微爲窪坎如
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采以
雲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
復差大而高外微綠中黃瞳如針眼而紺碧

衆星此爲獨勝小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
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
東井然汲泉滿池粲粲相輝半月止墨之雲
點黠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二
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巖下三字曰子容記子
容蘇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
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泓字易辨二不可辨
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云硯陰七字本亦未
嘗刊以借觀者衆懼把玩之多遂成泯沒故
李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硯贈范德夫

講風月石屏贈子中書共二首詩中模狀
與此硯實合以年譜攷之當在元祐八年癸
酉視後歸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
縣文君以百五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縣匣
蓋陰各有半字紀歲月及土人姓名外者乙
亥洋州造大方誌內者辛未杭州後洋沈上
牢坡仙元祐己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
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判
內匣為坡仙在杭作無疑單作詩為先三年
耳范李後為嫗家故硯歸李云

許樞密菴老嘗記黃祕書辯博之說云昔長安
父博學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
下畫一而中重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
也蓋著飲食有訟之戒然則八十一首與周
易準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見其器必後漢時
物蓋八十一首作於子雲何緣三代時已有
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太玄於中祕
書長睿父手錄藏之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已
亡長睿父以其所錄借予而卒予既作傳藏
長睿父書屢凌焚見其子弟歸之會狄難起

城陷而其所傳之經與凡論次周易春秋諸
語法言以先附使舟適免故古太玄今獨予
有逮渡江留建業一夕兵變火作營收被予
舍望矛戟決落還無恙自悼死生未測而書
知云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
諸物靡恙無遺而書獨存是歲建炎初元也
未幾被召行在以書屬家人而行家入九
江復遇寇而予舟焚儀具携書盡亡獨太玄
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歲客分寧邑人得
予書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負書奔劉陽值亂

兵入盡弃其裝以書夜度大光保平江月餘
狄陷岳陽遊騎至平江復以書還分寧刻書
乃成尚念世紛之未艾也故屬長老清公藏
諸書龍經藏因念經之幾絕而僅存冀虞若
此使學者知斯文之不墜蓋有天助而哀予
顛沛流離萬里保有之難也而共振顯之天
人之際精感神昭則必有和同無間而福祿
不量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吏許翰記

古太玄今不復見惜哉

龍圖馬公遺字中述吾鄉之樂平人至和間為

諫官御史言時政多聽用國史有傳今其家
藏蔡惠帖用金花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
波畫令人起敬真奇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
云悔三馬五犬大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
日會飲于...院仲塗和墨聖俞按紙君謨
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評之當處在
何等馬王謨我精婢潤筆皆是奇事凡六十
四字今前一紙四字不存南軒先生嘗跋云
蔡端明此書大得顏平原語溪處運刻筆意
世人細其端嚴有法度而不察其操縱運用

妙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輩評端明正書
爲本朝第一蓋不誣也

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幅
與族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間宜召從客
聖語云近日郡守辭見並詣議事堂 太子
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盡處蓋全不見語
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守自有見
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謂父不能以傳
之子也適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
合公論云如張垓者親其人抄儘做

一以只緣引渚屯八軍有諸司却恐它費力
故改與九江進奏張垓是臣鄉人故參知政
事燾之子其人誠如 聖訓自得改命極感
聖恩至於 玉音說其爲人雖鄉里與之文
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 陛下一見即盡其
平生可謂至當 上笑而領首觀此足知簡
記不忘故詳以報此段乃
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聰明冠
倫妙趣也

階州產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潔初琢時可愛久

則受垢色暗今 朝廷取爲冊寶等用有黃
青黑綠數色取之不窮而性軟易攻故價亦
廉巴州嘉定府皆產玉石曰巴璞嘉璞堅而
難琢與玉質無異故價數倍於碯石其溫潤
略與玉等叙州宣化縣亦有玉石曰宣化璞
溪源出黎雅大渡河其品最高有胭脂標爪
萋標琢爲器物白若凝脂非精監者不能辨
峽州之上百里間有黃平神祠祠中多玉石
皆往來賈客或率江人得於沙磧間者以獻
有一石質焦紋白隱然龍形作蜿蜒狀鱗

鬚髮悉僅具。有如孔雀尾者是。爲石中之一
異。忠州樂硯市出玉石舟至岸人競持來求
售。有指甲紋亦有磨見白質者。雖光瑩可觀
然皆碲砢也。是數郡所產皆予所經歷故亦
稍能識別。

橄欖園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雋永其
味勝於蜀產。家君嘗手植核於小園。伺其
萌茁。再歲而樹壯。畏霜覆以屋。又三歲高二
丈許。始實。初如菜豆。凡兩月漸大有墮地者。
視之木患子也。皮可洗衣。功不讓皂。角核則

人。以爲念珠者。嗚呼。地土風氣之能移物性
如是耶。摘踰淮而北。爲枳。鸛鵒不踰濟。貉踰
汶則死。地氣使然。無足多恠。

後山曾二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
已解中尚彊。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
學。賜任子淵注云。按國經本草曰。合歡夜合
也。一名合昏。葦宙獨行方。胃中甲錯。是爲肺
癰。黃昏湯治之。取夜合皮。掌大一枚。水煮服
之。其說最爲牽合。無義。沙隨先生云。晚年因
閱本草王孫志云。五藏邪氣異名。

白茅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
黃昏生海西川谷蓋指當時癖學爲五臟邪
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莊子云夔憐蜺蜺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蓋謂天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
足行疾於蜺蛇行雖疾於蜺豈如風之蓬然
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疾風雖疾而勝矣豈
若目視所到爲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
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之意晦翁先生荅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

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
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
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
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
旦至暮只管展轉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
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且卒
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有難曉也

南溪柴先生中行字與之吾鄉前輩也以國學
上舍登紹熙庚戌甲科事

寧壽爲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午秋入山

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
公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
書以收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
以爲偽不願考校漕難其報後有讒之者內
臺欲加論列何公漕在諫省曰其所守不
變可罪之乎

游宦紀聞卷第九

游宦紀聞卷第十

鄱陽張

世南

黃祕書長睿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
平江園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冊并其先人
手書楊傳以無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
寓饒之德興太寧資福寺偶錄遺文遂見之
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
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
主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
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相涉可

辭押寯使涉懼事泚凝式自此遂陽狂時年
三十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
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絕句詩年六
十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自丁卯至
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洛
矣真蹟今在西都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
壁字畫尚完亦有石刻書側有畫像亦當時
畫又廣愛寺西律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
亦當是此年所題此書凡兩壁行草大小甚
多真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石刻天福六年

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
時年六十九真跡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
後又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
太子賓客楊凝式暮春奉板輿至自真原等
語其末云清和之月復至當是此年前後也
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龔定智大師詩二首
時年七十真跡在文潞公家刻石在從事郎
蘇大寧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歲在甲辰
四月十五日有看花詩八韻時年七十二題
於洛陽一箇舍書牋上後云維晉九載今刻

石在湖州前殿中侍御史劉蕡家開運二年
乙巳是年五月於天官寺題壁論維摩經等
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其跡今
在此寺東序并辛丑題同刻石開運四年丁
未是年二月前七月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
詩一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改
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傅真蹟在
文潞公家刻石在蘇太寧家同廣順三年癸
丑是年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
一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

亦應是此年真蹟今爲人移去石刻亦不存
人或得舊本耳又有與其從子侍御者家問
二帖後題廣順癸丑歲孟夏月真跡在洛陽
士人家又有判字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職
方郎李氏家者刻之無年但稱七月十六日
太子少師楊革名亦應是廣順中也又家譜
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
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恩恩
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
楊收之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從八曰發假

收嚴以四時爲義故發之諸子名皆從木假
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
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
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收爲涉之祖嚴之父
非也楊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唐相涉
之子也天寶中凝悟工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
進士爲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梁開
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
張全義辟爲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
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

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中史館修撰
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右散
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祕書監
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
遷太子賓客尋除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
相桑維翰表起爲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
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拜司空以尚書右僕
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
薨於洛陽年八十二舊唐書云年八十五誤也贈太子太
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至沙相哀帝時方

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患受命泣
語凝式曰世道万極吾嬰網羅不能去禍將
及且累汝朱全忠篡唐予當送傳國寶凝式
諫曰尊為宰相而國至此不為無過乃更持
天子印紋與人雖保富貴如千載史筆何時
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已往往陰訪群情
疑貳之間及禍者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
式言大驚曰汝赤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
狂而涉以謙持終免累禍凝式雖仕歷五代
以心疾閑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適放

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
洛多遨遊佛道祠遇山水勝輒輟留連賞詠
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
會率實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
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
所題後或真或草或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
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
卜第於尹居之側遇入府前輿後馬猶以為
遲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
挾纊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約五十兩絹百端

凝式悉留之修行尼舍俾造轆以施崇德普
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飢而凝式不屑
屑也留守聞其事乃白製衣給米遣之凝式
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賜也每旦起
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曰不
若西游石壁寺凝式舉鞭口姑游廣愛僕又
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游石壁聞者撫掌
凝式詩什亦多雜以恢諧少從張全義辟故
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
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

堆灰它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洛凝式自
汴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凝式先以詩寄
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
從恩弗恠也然凝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後以
詩贈從恩云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
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清麗可喜也
尹洛者皆當時王公凝式或傲然不以爲禮
尹亦以其者俊狂直不之責也凝式本名家
旣不遇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
廓竟免五季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

迹至多 本朝興國中三川大寺剎率多顏
圯翰墨所至無幾今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
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去以爲清玩世以凝
式行書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云贊曰唐
季不綱朱晃乘時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於
威魚伏鼠遁能全節者無幾故六臣奉璽
紱駿奔昇之惟恐居後而凝式乃能諫父以
千載史筆爲耻因茲陽狂弗與世網優游卒
歲言足以厲俗智足以全生正諫似直吏隱
如愚豈特竊武子東方朔之流乎世徒知陽

狂可笑而不知其所以狂徒知愚妙可傳而
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舊史皆
弗書復不爲立傳可勝歎哉余以累次筆跡
遂爲之傳使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
書與陽狂而已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
東坡跋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鴈亭詩當爲
希世珍藏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間以
直藉綫纊者荆山之人以玉抵鵲非虛言也
沙隨跋其後云張湯逢君之惡賊殺不辜獨

以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善之
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
萬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
景德監鎮侯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困
者也天之報施有時而爽可爲慨嘆又云堯
舜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何恨雖然令聞廣
譽常若袞繡筆力千鈞常若壯夫豈與曹蜍
輩富貴官達者同日語哉

世南仕間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坡公一帖云
某頓首秋暑不審起居佳否其與兒子八月

二十九日離廩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
初約留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遊凶問留
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
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遊過
容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
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
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其照管其喪仍遣人
報范承務范先云已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
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
然其死則的矣哉痛乎可復何言當今文

人第一流豈可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其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尚熱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審爲誰當考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爲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

谷簾三疊盧阜勝處惟三疊於紹熙辛亥歲

爲世人所見宣和初有徐上老弃官修淨業名動天聰被旨祝髮住圓通號青谷止禪師當時已觀此泉圖于勝果寺之壁蓋未出之先緇黃輩已見特祕而不發耳從來未有以淪茗者紹定癸巳湯制幹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爲不讓谷簾常有詩寄二泉於張宗瑞曰九疊峯頭一道泉分明來處與雲連幾人競賞飛流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鴻漸但嘗唐代水涪翁不到紹熙年從茲康谷宜居二試問真品老詠仙張廣之曰寒碧朋尊

勝酒泉松聲遠響憶留連詩於水晶進三疊
名與谷簾真兩全畫壁煙霞醒昨夢茶經日
月著新年山靈似語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
仙九疊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及有詩云
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之句揚子江心水
號中冷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最當波流
險處汲取甚艱士大夫慕名求以瀹茗操舟
者多淪溺寺僧苦之於水陸堂中穴井以給
遊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日嘗
取二水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

乾道初中冷別涌一小峯今高數丈每歲如
長鶴棲其上峯下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
昔時矣玉汝泉在丹陽縣練湖上觀音寺中
本一小井舊傳水潔如玉思順以淳熙十三
年沿檄經由專往訪索僧蹙頰而言此泉變
爲昏黑已數十年矣初疑其給乃親往驗視
果如墨汁嗟愴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
裏泉經品今日唯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
子甘香收入柳枝瓶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
復至寺再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

中雖不極清而味絕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
室熈祖母柩於井左泉遂壞改遷不旬日泉
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時亦由所
遭於人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游官紀聞卷第十

宮內廳書樓部

圖書寮文庫藏

五
卷第十

博物洽聞儒者事也非足跡所經歷耳目所
睹記則疑以傳疑猶未敢自信況取信於人
乎太史遷少時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
疑浮沅湘涉汶泗訪齊魯之舊蹟過梁楚之
故地然後採摭異聞參訂往事而大放於史
筆間至今史官宗信邠陽張光叔文獻故
家也講學家庭藏書日富蚤從雲臺史君
游官入蜀見聞已不尠矣及涉江湖達浙閩
視昔所獲夥邇思遠志而隨筆之噫有志哉

余與光叔其搜訪異書如獲至寶
極力傳寫初不知異聞之有錄也一日出示
余洞心駭目多聞所未聞者以半生經歷睹
記之富而余得大嚼焉厭飫飽矣使用志不
已網羅山海之百珍畢陳其中不特染指者
之一快修史校書它日或有採證豈小補云
乎哉因書其後歸之紹定壬辰中冬前一日
忠定後人李發先書

文正公集

宮内廳書陵部
圖書寮文庫藏